



## 印光與虛雲、太虛和弘一的交往

夏金華

民國時期，中國佛教界出了人們公認的四位高僧。除印光之外，其餘三位分別是虛雲、太虛和弘一。雖然他們知名的特點各不相同：印光是淨土，虛雲是禪定，太虛是教理，弘一是持律，但均弘化四方，深受信徒擁戴。而印光與另外三位高僧的交往，亦在僧界傳為佳話。

四大高僧中，數虛雲年歲最大，僧臘亦最長，印光次之，弘一居後，由於弘一出家較晚，故視印光為師。一九二〇年春，即弘一出家後的第二年，他駐錫杭州玉泉寺。是時，《印光法師文鈔》出版，弘一讀後，歡喜莫名，當即題辭讚嘆，認為《文鈔》——

是阿伽陀，以療羣疾。契理契機，十方宏護。普願見聞，歡喜信受。聯華萼於西池，等無量之光壽。……余於老

人（指印光）薨未奉承，然嘗服膺高軌，冥契淵致。老人之文，如日月歷天，普燭羣品，寧俟鄙信，量斯匡廓。比復敦囑，未可默已。

阿伽陀，是梵語Agada的音譯，是一種藥物的名稱。譯有多義：一指「普去」即除去眾病的意思；二為「無價」，指此藥貴重無比；三是「無病」，即服用此藥後則身體不會生病之意。他以此譬喻《文鈔》是很恰當的，《文鈔》在當時所具有的影響力，以此譬喻是不過分的。

弘一對印光早已「服膺高軌」，心儀已久。當對他有所進一步的瞭解後，更是欽敬不已。他曾於《覆王心湛居士書》中，引用周孟由居士的話評價印光，認為他「稟善導專修之旨，闡永明料

簡之微；中正似蓮池，善巧如雲谷，憲章靈峯（明滿益大師），步武資福（清澈悟禪師），宏揚淨土，密護諸宗；明昌佛法，潛挽世風，折攝皆具慈悲，語默無非教化，三百年來一人而已。」

從此，弘一對印光由原先的敬仰，發展為逐步想親近他，進而做他的弟子。一九二一年，弘一正式寫信給印光，提出請求。由於印光有不收出家徒弟的規矩，故而他的要求被婉言拒絕。次年，阿彌陀佛佛誕日，弘一於佛前燃臂香，虔誠祈求三寶慈力加被，再度上書陳請，印光又遜謝不許。儘管如此，他並未因此而泄氣，待到歲末，弘一第三次竭誠哀懇，印光被其誠心所動，慈悲攝受，滿足了他的迫切心願。

皈依印光，是弘一發自內心的渴求，故而對乃師必恭必敬，絲毫不曾怠慢。對此，散文家葉聖陶的《兩法師》一文有這樣生動的描述：

到新聞太平寺……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僧衣來（他平時穿的，袖子與我們的長衫袖子一樣），恭而敬之地穿上身，眉宇間異樣地靜穆。我是喜歡四處看望的，見寺院走進去的沿街的那個房間裏，有個身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，背部略微微仰着，我想這一定就是了。果然，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，就對這位和尚屈膝拜伏，動作嚴謹且安詳，我心裏肅然。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該是和尚裏的浪漫派，看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。

……於是，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，辭別。印光法師顛着頭，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。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，弘一法師伸出兩手，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。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，就人家停放在寺門的包車

上，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來。

眾所周知，弘一出家前是從事藝術工作的，且名聲卓著，爾後又回過頭來過那種一般人以為枯寂持律念佛的生活。他對印光的恭敬態度，當着自己原先的學生（如豐子愷等）及朋友的面，不折不扣地表現出來，沒有絲毫的我慢心理，實在是很難得的。

同樣，作為師父的印光，對這位弟子也是十分地盡心盡責，差不多像父親對兒子一樣。《印光法師文鈔》中收有他給弘一的書信四通，從中不難窺見其為師之苦心。

當時，弘一出家不久，他想閉關誓證念佛三昧，寫信徵求印光的開示。印光以「專精不二」一語相勉，而且告誡他切不可先求感通，惟有「一心之後，定有感通；感通則心更精一。」否則，極易誤入歧途。後來，弘一因為用功過度，引起身體不適。印光又去信勸其「息心專一念佛，其他教典與現時傳佈之書，一概勿看，免致分心，有損無益。」其殷殷之情，躍然紙上。

自入佛門之後，弘一一直勇猛精進，辦道不輟，其中有「刺血寫經」一節。他曾修書一封向印光請教，印光雖不甚贊同他的做法，認為必須先專心致志修習念佛三昧，待有成效後，再行「刺血寫經」為妥。但還是介紹了歷史上高僧刺血寫經的事跡，並從紙張的選擇、刺血前的準備、刺血的部位及方法，以及刺血的保存、寫經字體的要求和注意事項等，都一一作了詳盡地指導。同時，又對當時以刺血寫經博取虛名的行為，作了批評。最後，針對弘一身體虛弱的實際狀況，再度勸其以墨水寫經為上策。否則血耗神衰，不但無益，反成為修道的障礙。此信娓娓道來，情真意切，充分反映出印光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為師之道。

終於，弘一聽從了印光的教誨，常以寫經為課。此後，他在 35

嚴淨毘尼的同時，兼習念佛三昧和寫經，以致後來成爲一代大師，是與印光的影響分不開的。至於「念佛不忘救國，救國必須念佛」觀點的提出，恐亦與此有關。甚至一九四二年弘一臨終前囑咐侍者助念及焚化等作法，也可以在《印光法師文鈔》中找出類似的說法。比如：

(一) 在已停止說話及呼吸短促、或神志昏迷之時，即須預備助念應需之物。

(二) 當助念之時，須先附耳通知云：「我來助念」然後助念。如未吉祥臥者，待改正吉祥臥後，再行助念。助念時誦《普賢行願品讚》，乃至「所有十方世界中」等正文，末後再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十聲（不敲木魚，大聲緩念），再唱迴向偈：「願生西方淨土中」及至「普利一切諸含識」……。

剋實而論，弘一受印光的影響是多方面的。除上述外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，也可以看到印光的影子。比如衣食簡樸，體現惜福；辦事認真，注重因果等等。爲便於說明起見，此處不妨再舉一例。

弘一晚年，嘗受摯友夏丏尊之托，爲上海開明書局書寫字典用的銅模字體，寫到千餘字時，卻不得不停筆，原因可以從他給夏丏尊的信中看出來：

去年應允此事之時，未經詳細考慮，今即書寫之時，乃知其中有種種之字，爲出家人書寫甚不合宜者，如刀部中殘酷凶惡之字甚多，又女部中更不堪言，尸部中更有極穢之字，餘殊不願執筆書寫。

未了，他無奈地說：

余素重諾，絕不願食言，今此事實有不得已之種種苦

衷，務乞仁者向開明主人之前，代爲求其寬恕諒解，至爲感禱！

此種態度，很難說不是受印光思想薰染的結果。他在回答弘一有關寫經問題，曾反復強調書寫佛經必須態度恭敬，字體工整，不得潦草，不得用行草書寫，應如同古代進士寫策一般，一筆一劃不容苟簡。自茲，弘一寫經無論是偈子還是長行，皆筆筆工整，字字相尋，始終如一。而此拒寫穢字之舉，其內在精神正與此同。

印光與太虛的交往，是從普陀山開始的。據《太虛自傳》記載，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秋天，由於華山的推薦，太虛在普陀山擔任化雨小學教員，此時即與相識。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，國民黨人廣州革命失敗，太虛因涉嫌而辭去廣東雙溪寺住持職務，避走普陀山度夏。這時，印光正在後山法雨寺內閉關閱藏，看到太虛所作詩文，深爲讚許。於是書函一通，並和「掩」字韻賦詩勉勵。其詩曰：

太虛大無邊，何物能相掩！白雲偶爾捷，當處便黠闇。  
吹以浩蕩風，畢竟了無點。庶可見近者，莫由騁駁貶。  
太虛無形段，何處能著染？紅塵驀地起，直下亡清湛。  
灑以滂沱雨，徹底盡收斂。方知從本來，原自無增減。  
太虛讀過此詩後，因步其韻奉和，其詩云：

日月回互照，虛空映還掩。有時風浪浪，有時雲黯黯。  
萬象恣妍醜，當處絕塵埃。雖有春秋筆，亦難施褒貶。  
餘霞散成綺，虛空忽煊染。恰恰紅塵漠，恰恰青無湛。  
悠然出岫雲，無心自舒卷。泰山未嘗增，秋毫未嘗減。

從上可知，印光以太虛（諸法本真）為本來清淨，但為客塵所染，即所謂「紅塵驀地起」也。為了還其本來面目，故而主張超脫泯寂，因此要「吹以浩蕩風」、「灑以滂沱雨」，去除塵埃，得其清淨；太虛同樣以「太虛」為譬喻，但他主張融冶無礙，所以有「萬象恣妍醜，當處絕塵埃」之說，認為本來清淨，頗有禪宗「頓悟」之風；而且以「日月回互」、「餘霞成綺」之景緻，凸顯太虛之莊嚴與輝煌。由此可見，兩人的心境和佛學見地是不相同的。然而，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交往，相反卻常常叙談甚歡。是年，印光五十一歲，而太虛年僅二十三。

對於這位未來的法門龍象，印光從內心感到歡喜，因而寄予殷切的厚望。但是，其做法與一般人的非「詔」即「譽」不同，而是主張「箴規」，使之速成法門偉器。他在《覆太虛法師書》中曾說：

竊念現今世風澆薄，師友道喪，多從諂譽，不事箴規，致令上智遲入聖之期，下愚失日新之益。光本北陝鄙夫，質等沙石，每於良玉之前，橫肆粗厲之態，必欲令彼速成完器，為舉世珍。縱粉身碎骨，亦不暇顧，座下美玉無瑕，精金絕鑿，何用箴規，豈陷諂譽，光之驢技，了無所施。然欲繼往開來，現身說法，俯應羣機，引人入勝，似乎或有小補。

其中老婆心切，溢於言表，充分體現出印光對晚輩成長的關切與欣喜之情。

一九一四年十月，太虛又一次來普陀山，閉關於錫麟禪院。印光為他封關，並題其關房曰：「遯無悶廬」。太虛則自署「昧盒」，同時作《梅岑答友》一詩以謝諸俗緣：

芙蓉寶劍葡萄酒，都是迷離舊夢痕！  
大陸龍蛇莽飛動，故山猿鶴積清怨。  
三年化碧書生血，千里成虹俠士魂。

一到梅岑渾不憶，爐香經梵自晨昏。

三年後，太虛出關，離開普陀，弘教海內。從此，兩人似乎再也未能謀面。

虛雲，恐怕是與印光接觸最少的一位。這是因為印光慣於深居簡出，專心念佛，而虛雲則常常飛錫不定，行腳四方，所以難得會晤。現在所能知道的，僅是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印光在普陀山講《阿彌陀經》時，虛雲第一次見到他，從虛雲《老實念佛》的演講辭判斷，以後可能還見過面，但具體情形已無從知曉。不過，虛雲對印光評價頗高，《老實念佛》如是說：

（印光）在寺中閱藏二十餘年，從未離開一步，只是閉戶潛修，所以他對教義研究極深。他雖深通教義，卻以一句「阿彌陀佛」為日常行持，絕不覺得自己深通經教，便輕視念佛法門。……他腳踏實地的真修，實是追蹤古德，他體解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的深理，依之起修。得念佛三昧，依之宏揚淨土，利益衆生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不辭勞瘁，在今日確實沒有。

總之，印光與虛雲、太虛、弘一的交往是頗有些特色的。首先，三位高僧與印光的初次相見，雖時間上有先後不同，但地點都在普陀山，確有某種機緣在。其次，由於印光年長於太虛和弘一，對他們頗有教益，特別是弘一受其影響最深。第三，他們三人都敬重印光，雖然在佛學見解上各有出入，卻皆能彼此求同存異，或融通無礙，共同弘揚佛法，不獨在佛教界可視為模範，對於世道人心亦有某種效法作用。